

幽囚錄

上

A 13

1122

1

KODAK CLAY SCALE

LICENSED PRODUCT

10

15

20

25

30

門 13  
1122  
卷 1

慶應四戊辰歲

# 幽囚錄

全三冊

松陰二十一回先生著

自序

國朝之變蓋有三矣古昔有所不臣不問海外事  
 東征西伐必鋤根株而止其勢極盛矣其後蕃夷  
 悍然來侵而我發兵殲虜雖非古也亦盛矣今則  
 屈膝低首任夷所為國之衰自古未曾有也譬之  
 大陽始赫々耀々物莫能抗之已而月抗之不克  
 適自取蝕缺耳終也遂為月所蝕不能自照是至  
 變也嗚呼世愈降國愈衰衰而不已不滅何待然  
 一治一亂政之所不免一盛一衰國之所必有而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丈郎氏寄贈

衰極復盛亂極又治則物之常也况皇國君臨四方天日之嗣永與天壤無極者安有一衰而不復盛哉近來魯西亞米利堅駸々來逼而官吏苟且權宜處分是豈永世無變哉皇天眷祐吾邦必將有生英主哲辟一變而復古之盛者方是時察觀萬國之情態形勢為之規畫經緯按圖弄筆空論高議者固不得與干此也吾雖微賤亦皇國之民也深知理勢所以然義不忍顧惜身家默然坐視不思報皇恩也然則吾之航海豈得已哉今事

屢計敗退與按圖弄筆空論高議者同流何羞耻尚焉昔吾讀史至敏達帝召還日羅欣躍謂國復盛矣及其為賊所害不覺慟哭後之讀此史者安知無其欣躍慟哭如吾之於日羅者哉

甲寅冬

二十一回猛士藤寅錄

幽囚錄

外寇之患自古有之而代有能將應機掃蕩不至  
于為大害至近時西洋諸夷更來求通信通市亦  
不能為大害嘉永癸丑六月合衆國船四隻來浦  
賀呈國書于幕府切有所要求大要亦在通信通  
市二事故事除長崎外不許夷舶來泊浦賀奉行  
喻以國法夷曰我知奉吾國命耳何知日本國法  
倨教益甚執政慮過激生變命奉行假受其書夷  
求報其迫遂約明年更來慰喻遣去先是三五年

合衆夷人乘脚船來蝦夷徘徊陸地松前候檻送  
之長崎如是者凡二矣來浦賀來長崎送還漂民  
丐求薪水者又數矣其間謀我蓋非一日及去年  
蘭夷新報合衆國來航事官深秘之不敢宜視中  
外至是事出倉卒衆情甚騷是時先將軍薨新將  
軍初立起水戶老公參與防寇議而小人比周公  
議不行公頻請罷幕府大修武備先除大船之禁  
命蘭夷致軍艦大輪船命浦賀餘力中嶋三郎助  
依洋書打造軍艦築礮臺于品海鑄巨礮于櫻塚

擢豆萑山代官江川太郎左衛門免高嶋四郎太  
夫禁錮召土佐漂民萬治郎皆屬之江川特下夷  
書于列候群吏議所以復答時天下之慣治安朝  
野多苟且之論群議或言戰或言和而無有抽身  
任責者某候奮然請持復書到夷國不報論者引  
諸葛武侯後出師表痛惜時事去是歲魯西亞亦  
來長崎呈國書請議北地境界官吏西下與夷將  
商議而委任不專英能決其議夷約再來而去明  
年正月合衆國船九隻蘭入浦賀海關直來金川

求前報而軍艦礮臺無一成者幕府專懼生變寬  
縱待夷夷肆為不法事而官兵莫敢禁訶人皆切  
齒起應接廠于橫濱構甚粗官吏便服饗待論者  
或謂待夷人當示以莊重或引之上野或引之大  
城嚴兵備之宗室大臣法服出接則夷亦畏憚不  
能有怠慢玩弄之態是非重夷人乃重國體也及  
三月之半夷船去金川至下田市街山野徘徊無  
不遍至六月而去事甚隱秘世莫識其故或謂通  
信通市一如夷所求定以下田為互市場縱夷人

相度置館之所初平象山松代藩臣也為軍議官  
從藩軍壘橫濱聞下田之議定謂下田我邦之喜  
望峯而船舶必由之港今為夷所合據則海路梗  
塞伊豆之地山峻道阻下田為其最南斗出處一  
且事起陸路出兵則為峻阻所阻而海路則我無  
堅艦相敵且使夷船常在金川去江戶甚近自令  
都人嘗膽坐薪今退下田則人心必弛謂寇寢遠  
矣殊不知夷船迅疾在金川與退下田其為江戶  
憂則一也不知以金川直為互市場也

謂下田至  
互市場也

象山改  
如左

謂下田我邦之喜望峯而為東西船舶必由之  
澳今為夷所占據其害不可言且大城在江戶  
而人口衆多米穀布帛皆諸海運不幸有變海  
路梗塞江戶首受其禍伊豆之為州天壤之險  
隔絕其南北而下田在其最南斗出處一旦事  
起陸路出兵砲隊為險所阻不可以行而海路  
則無堅艦他日縱得造作虜有海陸之形勝而  
我反喪之主客易位非計也夫善制事者常令  
其利在我其患任彼不得已而假敵人之地宜  
為他日計擇海陸得進兵之處竊覽橫濱之地  
勢甚稱之且使夷船常在茲去江戶甚近則人  
人嘗膽坐薪之念自不能已警衛守禦之方亦  
自不得不嚴且親觀彼之所長可以速進我之  
智巧是其所以為利今退下田則人心必弛謂  
寇較遠矣殊不知夷船迅疾在橫濱與退下田  
其為江戶腹心之憂則間不能以髮不如以橫  
濱直為互市場之為愈也

急歸江戶、竊有所建白、其門人長岡藩臣、小林虎三郎、以師說語執政、某侯臣、遂以諸生議天下事、罪藩遣還就國、

吾師平象山、經術深粹、尤留心時務、十年前藩侯為執政、上外寇議論、催船匠礮工舟師技士於海外、造艦鑄礮、操水戰習礮陣、謂不然、不足以拒絕外夷、震耀國威也、其後遍講究洋書、專修礮學、遇事輒有所論說、或發之聲詩、話聖東之事、起聞蘭夷所報、則曰、未見礮臺、遍海潯南、

風四月甚關心、築礮臺于品海、則曰、疇昔戲談、憑呆堞、當今急務在元戎、象山亦欲持復書到夷國、則曰、微臣別有伐謀策、安得風船下聖東、聞命蘭夷、致軍艦、大喜、謂徒託之蘭夷、未盡善、宜撰俊才巧思之士、數十名、付蘭船出海外、令其便宜從事、以購艦、則往返之間、識海勢、熟操船、且得知萬國情形、其為益大矣、因窈有所建白、然官無能斷行之、予航海之志、實決于此、及合衆國船來金川、松代小倉二藩、受應接、敬衛



之命象山以軍議官從軍喜曰亦可以少示國  
威矣己而與幕府吏議設陣之處論累不合蓋  
幕府用二藩之兵非禁訶夷輩為非實為夷輩  
警衛非常耳象山常引春秋之義以城下盟為  
國大耻聞下田之議愈益憂憤後坐余事下獄  
獄中尚欲上書論宇內沿革陳航海事務腹稿  
已成訴諸目附巡獄者而獄吏拘以故事不與  
筆墨是以不果象山始下獄下詩曰不思城下  
為盟耻却把忠貞抱忌疑伯映議疆長崎港聖

作

東假地下田湄異時輕敵己非計今日折衝知  
是誰幽憤滿胸無所泄獄中瀝血錄此詩

癸丑六月夷船之來余遊寓于江戸聞警弛至  
浦賀親察陸梁之狀不堪憤激謂非加大懲創  
則不足以震耀國威也及歸江戸與同志及復  
論辯先是余有過削籍而官別有恩旨深自感  
奮謂報恩之日至矣頗作越分之言先著將及  
私言九篇竊上之尋上急務條議又惡夷人向  
多不法事作接夷和議是時幕府下夷書開言

及

路余與同志議苟有三三名候協心戮力發正  
議排俗說則天下之論定矣屢言之政府政府  
深察時勢謂天下之大非一藩所能救也以吾  
黨之論為狂踈不通事余師事平象山深服其  
持論每事取決象山亦善視常勵曰士不貴無  
過改過為貴善改過固為貴善償過尤為貴國  
家多事之際能為難為之事能立難立之功償  
過之大者也及象山有購艦之說余意期官或  
有斯舉自請從役察觀萬國之形勢情實亦償  
過報恩之一端也而象山之說遂不行九月十  
八日去江戶西到長崎事不得如意及十二月  
之季復歸江戶明年夷船之在下田余與藩人  
澁木生竊謀駕夷船航海外事覺見捕初澁木  
生役在江邸意余西遊必有故脫走出邸欲蹤  
余及余歸江戶來投余寓居生為人孱々小犬  
丈夫耳然其眼彩爛々有不屈之色余固異之悉  
以所志告之生大喜自是謀事勇銳力前率常  
起予余之西遊象山亦察其意作詩送之余就

捕官收其行裝，裝中有其詩，因併捕象山下獄。余與生亦送江戶下獄。三人並對吏，見鞠。九月十八日，官裁三人罪曰：「蚩曰：意為國實犯重禁，罪不可恕。因皆遣國禁錮。嗚呼！余去年來所謀，上不忠於國，下無名於身，辱為囚奴，人皆笑之。士以下才，生斯世，悲夫！」

孫子曰：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夫神州東北起蝦夷，堰蜓委蛇，西南至對馬，流求長且千里，而廣不過百里，是「非常山蛇乎」？首至尾至，豈無其術乎？蓋畿內所謂六合之中心，而萬國之所仰望，皇京之基萬世無易，故吾嘗為之策曰：去京迤而為地，使者莫若伏見，宜起大城為幕府以衛皇京也。西有攝津和泉，備之以船艦以制山陽南海；西海東有伊勢尾張，備之以船艦以制東海陸奧；北有若狹，越前，備之以船艦以制山陰北陸；出羽於是制諸道之本立矣。諸道又備以船艦，於是制諸夷之具張矣。諸夷從諸道朝皇京，而覲幕府，首至尾至，唯

意所欲可以進攻矣可以退守矣非若夫武藏專受海于一面三面皆山一為賊扼海乃運為絕也近世論輿地者或曰非山東無以制天下也是從知平原以還衰世之跡而不知古昔神聖雄略之由之古昔神聖常存雄略驅使三韓開墾蝦夷固有包括四夷并吞八荒之志方是時非卜六合之中建京定畿不可也衰世則不然其志小其略微僅定六十州而已故以為山東八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莫是若也噫後世常慣見聞而駭非常不審率然之勢亦何足與論經國之略乎哉

築城之制縮城柵城尚矣古昔掘地為溝堆土為壘其制甚粗及平信長築安土參取西洋之法寢為堅高諸國模倣城制遂大變北條山鹿諸家出更論城郭陰陽之法規矩又大備然時屬無事施之實地者無幾近時西洋諸國專以礮銃為攻守於是築城之制大有變革其書傳自荷蘭鑿々可考然吾謂國有異制人有新意固矣苟有俊才巧思之人周遊諸國歷觀名城

興  
堅砦又與彼所謂築城家者辨論講究必求至  
極然後起伏見大城以為諸道模範使其稍々  
改築斯可也不然徒恃二百年前之遺制以當  
走彈丸雨集之衝不亦危乎大城之下宜與兵  
學校教諸道士學校中置操演場習礮銃步騎  
之法立方言科講荷蘭及魯西亞米利堅英吉  
利諸國之書礮銃步騎本邦古法固有可用者  
更求荷蘭諸國之法補其所未備者荷蘭之學  
大行于世而至魯西亞米利堅英吉利之書未

聞有善讀者見今諸國之舶交至于吾邦吾邦  
之人乃不詳其方言而可乎且技藝之流器械  
之制諸國各有新法妙思經術蘭譯撰而來者  
亦可以觀其槩矣然何如各就其國書而求之  
哉今宜遣俊才于各國購其國書求其學術因  
立其人為學校師員又求漂民歸國夷人投化  
者亦置之學校中問其所聞見知識則廣益之  
方也器械技藝逐年變革始于思慮而成于誠  
驗素無華夷何有都鄙然遠方遐陬往往有執

舊泥古頑鈍固陋者故諸道候伯每萬石貢才  
士一人留學三五年又有出巧思創新制者額  
外貢之使遍廣其傳亦廣益之方也今之急務  
安有過于此者哉

船艦之於海國譬之獸之有足鳥之有翼幕府  
懲癸丑之變除大船之禁可謂知急務矣然西  
洋之制未易遽得依洋書制之形雖恰似施用  
則違命蘭夷購之海外而蘭夷未速報平象山  
有備船匠于海外之說有遣人海外便宜從事

以購軍艦之說二說並當今之急務而未施行  
今或先遣一才俊于海外知造船賣船之行處  
然後行前二說庶舉事無敢墜矣

諸道候伯朝京師覲幕府皆用船艦從海路則  
將士習海勢船具無虛套緩急足為用矣且諸  
道盛造舟艦則或有尾大不掉之慮今朝覲之  
日皆用舟艦則東海陸奧之船半在伊勢尾張  
海山陰北陸出羽之船半在若狹越前海山陽  
南海西海之船半在攝津和泉海以護京師衛

幕府一旦外征則數十軍艦應撥立艤其便莫以尚焉或謂東海東山二道專仰候伯往來之利今候伯皆從海路驛馬遞夫旅舍市廛一旦失利不辟起為盜則流亡為丐矣吾謂船艦之備必積歲月固一旦可具也若令二道之民漸移其業則固不至為盜為丐也况舟艦雖備非陸路絕行乎

按延喜式諸道漕畿內及東海東山山陰三道諸國運陸路北陸道諸國漕敦賀津自敦賀運塩津自塩津漕天津山陽南海二道諸國漕與等津太宰府漕難波津

○皇和之為邦位于大海中而萬國拱之凡地之勢其近者為害切而遠者次之是古今之通論也古船艦未便恃海為險後世船艦日巧航海日廣古之所恃以為險者及為賊衝矣及火輪之船作其制益巧其行益廣海外萬里直為比隣於是乎隔海者為患急而接陸者及是神州之西為漢土為海中諸嶋及亞弗利加之喜望峯漢土土地廣

不  
大人民衆多其隔海而近者也近聞有英夷之寇  
有明裔之變若使洋賊蟠踞于其土患害有不可  
勝言者矣而吾未詳其歸着焉不可可察也且其  
廣東互市與諸嶋喜望峯皆為萬國要會可以得  
四方新聞也神州之東為彌利堅東北為加摸察  
加為澳都加神州之所以為口深患大害者話聖  
東也魯西亞也而魯西亞之國都在海外萬里極  
西北之地其於謀神州勢甚不便然其東邊與我  
隔一水耳且近乘火輪船來議界求締交安得謂  
之遠乎其無妄至于今日者其地雖近以荒寒不  
毛兵寡艦少耳近聞加摸察加澳都加稍々備艦  
置兵隱然為大鎮若使其兵足艦具其禍固不旋  
踵矣而吾未得其要領焉不可不察也話聖東則  
在彌利堅州中最張漸蚕食比隣列諸會盟而其  
地在其洲之東邊與我相隔遠於魯西亞今也列  
其會盟而在其西邊者往々而有如葛利爾尼亞  
正與我相對隔海而近者也數年來亦乘火輪船  
屢來逼吾吾卒至于假地容貢然其造邦不古吾



未得其詳焉。且其洲廣大，且于南北極之間，安知無知。話聖東者，更出于其間。若使其互來迭侵，貪我土地，利我貨財，則其禍將有加于魯西亞者，不可不察也。豪斯多辣利之地，在神州之南，其地隔海而不甚遠，其天度正在中帶，宜草木暢茂，人民繁榮，為人之所爭取，而英夷開墾而據，僅居其一。一、吾常怪焉，苟吾先得之，當有大利。朝鮮與滿洲相連，在神州之西北，亦皆隔海而近者也。而如朝鮮古時臣屬于我，而今則寢倨，最不可不詳其風教而復之矣。九萬國之環繞我者，其勢正如此，而我茫然拱手立于其中，莫之能察，不亦危乎。夫歐羅巴之為州去吾甚遠，古時與我不相通。及至船艦得便也，如波爾杜瓦爾、伊斯巴厄亞、英吉利、拂蘭察，乃能朶頤于我，亦以為患。近時火輪之船無國無之，遠如歐羅巴，猶如比隣。况前所稱之數者乎。雖然是特傳聞之所得，文書之所記，為然耳。其果然乎否乎，遂未可知也。安如得俊才，遣海外新察其形勢，沿革船路，通塞哉。

日不外則昃、月不盈則虧、國不隆則替、故善保國者、不徒無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無、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礮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棄加、摸察加、奧都加、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州之地、南牧台灣、呂宋、諸嶋、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固、則可謂善保國矣、不然坐于群夷爭聚之中、無能舉足搖手、而國不替者、其幾與、

孫子論兵、專以知彼知己為要、始之以計、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終之以間、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近來諸夷之舶、競至我邦、而其主果有道乎、將果有能乎、天地果得乎、法令果行乎、兵衆果強乎、士卒果練乎、賞罰果行乎、抑皆非乎、無有先知者也是不徒知彼亦

不知己之甚者也。癸丑歲合衆國遣彼理魯西亞國遣博媯丁至于我邦時江都人或曰近世海外有三傑而彼理博媯丁居其二嗚呼海外之事茫然莫辨適有來問者錯愕畏縮謂皆傑物可慨哉可悲哉。

軍之用間猶人之有耳目無耳何以聽無目何以視軍不用間何獨視聽我固用之彼亦用之軍之常也故善戰者憂我用之不至而不恐彼用之今則不然宜用間于彼而慮其洩國事而

不敢被用間于我我宜留以為反間而懼其窺國情而不為噫何其惑哉我實與彼雖有百間亦如吾何却足攻其心沮其謀也我虛與彼雖無一間我安能永存乎在我不然強者不用間則不知所宜趨弱者不用間則不知所宜避今有人焉不憂己之聾聵而恐人之視聽人將謂之何

通信通市自古有之固非國之秕政但當今之勢有不得不力破其說者古之建國者不徒為

退守又有進攻而越國攻之財力疲弊國用難  
支故必因糧於敵取償於人於是通市之說  
敵國之人不可悉殺降者納之服者用之小者  
侯大者王使其奉貢致賦于我於是有通信之  
說神功征韓以還列聖之所為按史而可知也  
今則異于是外夷悍然來逼赫然作威吾則俛  
首屏氣通信通市唯其所求而無敢之違倭人  
利口乃或附之列聖之義如是者吾豈得縱其  
邪說哉夫水之流也自流也樹之立也自立也  
國之存也自存也豈有待于外哉無待于外豈  
有制于外哉無制于外故能制外

謹案上世聖皇威攝殊方，恩撫異類，英圖雄  
略炳耀于萬世，而其虛己納物，採入長而補  
己短，遷彼有而贍我無，曠懷偉度，蓋亦後世  
之所宜師法也。余向感激時事，不顧身家，欲  
大為非常功，而天道所不容，公法所不恕，辱  
於繫縲，困於岸獄，不特生無益于國，又將死  
有垢于身，亦可悲耳。但平生之志不磨，所  
每讀古史，愈益慷慨，於是摘錄其所謂炳耀  
可師法者，欲使人知上世聖皇所為，如是固

不所  
所字

非如衰季苟且之論也，然是特舉十一千百耳，若求其詳且備，就史考之可也。

孝安天皇時，秦求長生不死藥于我，我因求五帝三王書于彼，彼皆送致焉。

按此專載神皇正統紀，雖無確據，蓋亦古來傳說然也。而上世聖皇取於人為善之意，則可見矣。

崇神天皇六十五年，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朝貢。垂仁天皇二年，因蘇那曷叱知還，賜絹千疋。

三年，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置之但馬國。

九十年，遣田道間守求香菓于常世國。至景行天皇之元年而還。

以蘇那曷叱知、天日槍、田道間守之，莫推之吾邦，知有諸韓國久矣，固非始于神功時也。

景行天皇四十年，使日本武尊伐東夷，以所得蝦夷獻於神宮，後分置諸畿外，是播磨、譜岐、伊勢、安藝、阿波、佐伯部之祖也。

俘虜之夷，分置諸國，古多有是事，一以得失人

情態一以資戶口繁殖一舉而兩利存焉

仲哀天皇九年天皇崩皇后親征新羅新羅降因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以徵叱已知為質高麗百濟亦攝臣奉貢因以定內官家

時水武尊皇子也神功者皇后也而率師遠征如此然則古之所以盛強可知也

是時收圖籍文書吾邦有書固在應神前也納質奉貢待夷之法

神功皇后攝政五年新羅遣使朝貢徵叱已知逃

葛城襲津彥詣新羅拔草羅城還時所得宋厚佐摩高宮忍海四邑漢人之祖也

三十九年遣使于魅

四十年遣使于來

四十三年遣使于魏

四十六年遣斯摩宿禰于卓淳國

四十七年新羅百濟遣使來貢時新羅奪百濟貢物相易而獻遣于熊長彥于新羅責之

四十九年遣荒田別鹿我別以百濟卓淳兵討新

羅敗之、遂平定比自炆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  
淳加羅、七國。五十年荒田別、鹿我別、千熊長彦  
至、

六十二年新羅不朝、遣襲津彥伐之、

興師討三韓、無禮事相望于柵、今不悉錄國威  
之震于海外、何其盛哉、

應神天皇三年、東蝦夷朝貢、役作厩坂道、

百濟辰斯皇失禮于我、我遣紀角宿禰等責之、百  
濟殺王謝之、便立阿花而還、

廢立三韓王、亦不一二矣、

七年高麗百濟任那新羅人來朝、命武內宿禰領  
諸韓人掘池、號韓人池、

十四年百濟貢裁縫工女、

十五年百濟使阿直岐貢馬、因使飼養之、阿直岐  
善讀經典、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阿直岐薦王仁、  
十六年王仁來、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

師貢馬之使、受經典之教、古之求益亦切矣、  
吳獻二鵝還、



高麗伐新羅新羅請援于任那日本府膳臣班鳩等救新羅大破高麗、

十二年遣身狹青檜隈博德使于吳至四十年與吳使以其所獻工女還、

繼体天皇六年百濟表請任那國上哆唎下哆唎婆陀牟婁四縣哆唎國守穗積臣押山奏四縣難保賜之為便大伴大連金村右其議遂賜之或曰二人受百濟賂、

物易失而難復何輒舉而與人是後數年朝廷百方欲復而不得遂至官府亦滅雖時勢令然抑亦二人之罪大矣、

七年百濟貢五經博士段揚爾至十年遣高漢安茂代之、

欽明天皇元年集秦人漢人等諸蕃投化者安置國郡編貫戶籍秦人凡七千五十三戶以秦大津又為秦伴造、

十三年百濟獻佛像經論

佛法之害我國甚矣然若經論自不可棄獨恨

當時議論不精，擇取不審耳。若以邪法惑衆，為通外國之過，則非也。

二十年百濟阿知使主與其子，以部下十七縣來歸。

三十一年新羅貢能匠者，是猪名部之祖也。

三十七年遣阿知使主等于吳，來工女。四十一年以兄媛弟吳織完織四工女還。

用百濟人遣于漢土，取其善通知彼國事也。是以舉事無敗矣。

仁德天皇十一年，開掘江築茨田堤，是歲新羅人朝貢勞是役。

役夷人作道掘池築堤，豈特示盛舉於後代哉。蓋土功有法，異方人所為，亦或有便于我者，取而用之，不亦可乎。

四十一年遣紀角宿禰於百濟，分其國郡疆場，錄土物。允恭天皇三年，天皇久有篤疾，遣使于新羅求醫，醫至治之，未幾而愈。

四十二年天皇崩，新羅人素服會殯宮。

雄略天皇五年百濟王遣其弟軍君入仕

七年拜吉備上道臣田狹為任那國司

任那有吾營地建府置兵任司鎮之所以察三韓動靜而控御之甚得其術矣

八年遣身狹村主青檜隈氏使博德使于吳至十年還十四年勅百濟宜令醫易曆諸博士更番入仕卜書曆本藥物付送

十五年百濟遣五經博士王柳貴僧曇惠等來代又貢醫易曆諸博士及採藥師藥師

二十三年新羅擊任那滅我宮

三十二年天皇崩遺詔皇太子汝須討新羅復任那

敏達天皇六年百濟付還使獻佛經僧徒佛工寺工

十二年召還日羅于百濟日羅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之子也日羅至詔問策日羅曰治天下要護養黎民何遽興師為宜足食足兵上下富足然後多造船舶列置港津使蕃客親以生恐懼乃以能

使召百濟王若大佐平問罪己而日羅為賊所害、  
日羅久在韓地、習知其情狀、故特召問策而其  
所陳果善、適時勢切事務、使其說行于當時、復  
任那必不難矣、不幸為賊所害、可勝惜哉、

推古天皇八年討新羅

九年新羅謀者迦摩多到對馬、捕流之上野、  
外國謀者不殺不返、上世之吏可法也、

十年百濟僧勤來貢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  
之書、選書生三人、使學焉、皆學以成業、

十五年遣小野臣妹子干隋

十六年還隋使裴世清送之、世清之還、復使妹子  
送之時、遣學生八人、

十八年高麗曇首僧徵、僧徵知五經、且作彩色及  
紙墨、并造碾磑、

二十四年破玖人三十口歸化、置之朴井、

二十六年高麗獻隋虜二人、及鼓吹弩拋石之類  
十物、並土物駱駝、

易曆醫藥縫織之工、工匠之流、至鼓吹弩弓拋

石彩色紙墨碾磴之類皆有益于用取之蕃夷會聚供用中國之體也

舒明天皇元年遣田部速于瓊玖

二年遣三田耜等于唐四年還唐使高表仁送之學問僧等從還

十二年學問僧學生從百濟新羅使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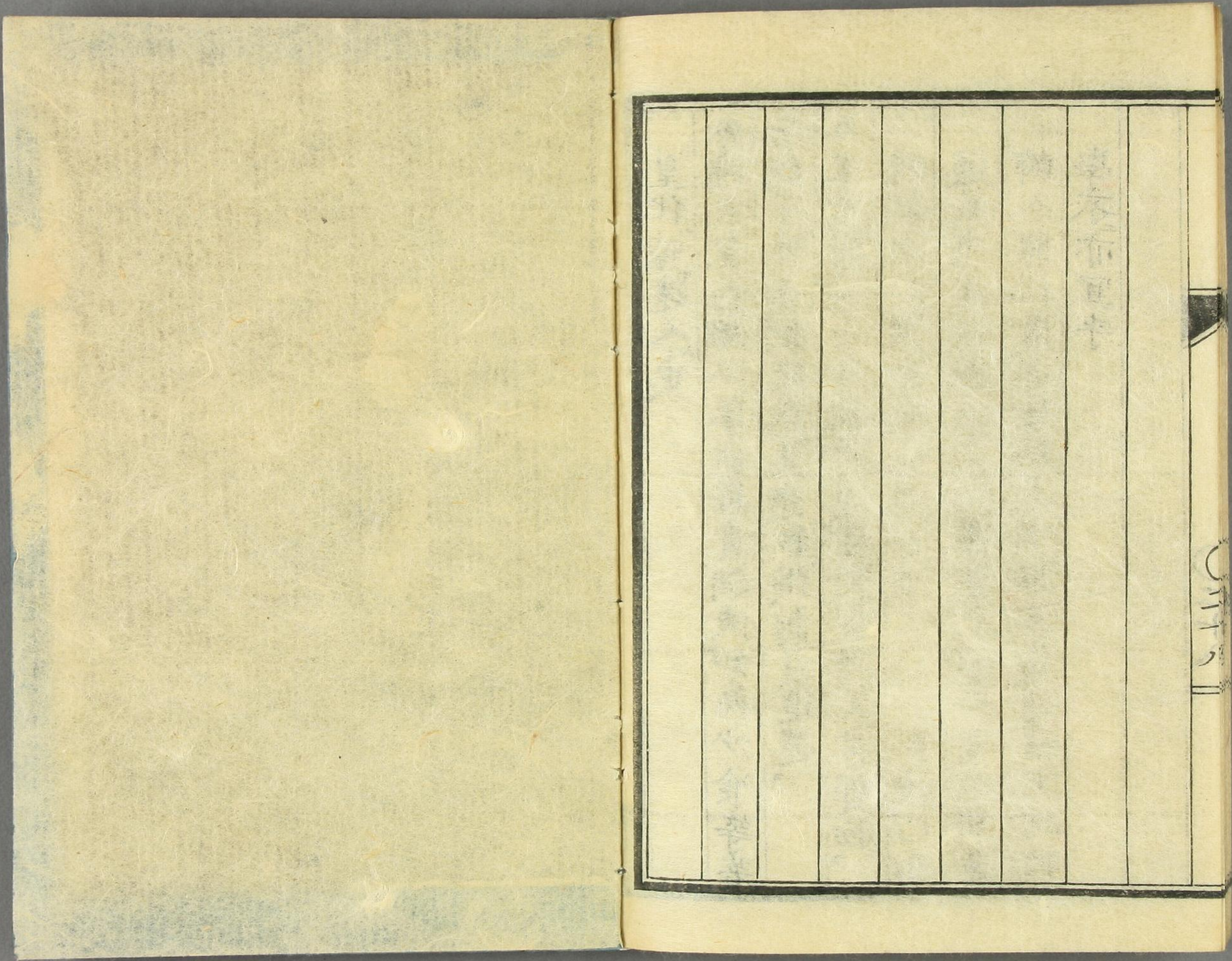
皇極天皇元年授百濟質達率長福等冠伍越蝦夷內附饗之朝

授冠伍賜饗宴于蕃夷人古多有之蓋所以弘

皇化懷遠人也

孝德天皇白雉二年新羅貢調使知萬沙食等著唐服來筑紫朝廷惡其恣移俗訶責追還

五年遣唐使吉士長丹還賞其多得文書寶物國朝之於漢學初也使百濟貢博士書籍已而通於隋唐使聘往來又遣書生留學焉其問諸韓人歸化者亦皆納之不拒其善通彼文明彼學不亦宜乎



三十一

